



在记忆的河流中打捞星光

——读《白象》

时春香/文

女儿囡囡第一次听到“白象”这个词时，睁大眼睛问我：“那是白色的大象吗？”孩子的发问，恰如投入心湖的石子，漾开了我对班宇小说集《白象》的阅读思绪。这部作品的沉重，并非物理意义上的重量，而在于它承载的“遗产与遗憾”，其分量深植于对时代洪流下个体命运的凝视之中。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核心议题：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面前，个体的记忆如何被打捞与安放？

班宇的《白象》通过精巧的叙事策略与深刻的意象系统，有力地回应了这一问题。它并非简单的故事汇编，而是一次次主动建构的“叙事裂隙”，让不同角色的记忆相互碰撞、彼此拆解。这种处理并非技巧游戏，而是为了逼近一种真实的生存状

态：在历史的多义与模糊面前，个人的记忆本就充满迷雾。正是在这裂隙的微光中，那些被宏大话语所忽略的个体生命质感得以浮现。这体现了班宇创作的深层意图：记录并重构记忆，以探寻身份认同与精神出路。

书中的核心意象“白象”，不只是一件玉器。它从新婚的吉祥物，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异化为牵连数代人的命运纽带。主人公冯长宝因它半生坎坷；父辈如李东方等人，则在变迁中如同“失败的锁匠”，始终找不到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。班宇通过这些人物，刻画出在社会结构性震荡中，个体那种“被动等待”的无力与“努力活着”的坚韧。然而，他的笔触并未止于展示泥泞。书中那些温暖的点滴，如《白象》结尾对牵手的渴望，《飞鸟与地下》林中伸来的援手，都

如同暗夜星火，昭示着人与人相互扶持、共同面对荒诞的可能。

这种对困境的描绘与对温存的捕捉，超越了特定的地域背景，触及了更普遍的人类生存境况。书中父辈寻找“钥匙”的困境，令人深思。而囡囡天真的一句“找不到钥匙，可以请开锁师傅呀”，则意外地指向一种超越的可能。这启发我们，新一代面对历史包袱与生活困顿时，或许不必执着于寻找那把可能根本不存在的“万能钥匙”，而是可以尝试建立新的“锁”与“钥匙”的关系，创造新的路径。这并非断裂或遗忘，而是在理解过去之后，一种更为主动、更具建设性的面向未来的姿态。其中的代际差异与应对方式的变化，与当下社会如何安顿身心、进行代际沟通的现实议题紧密相连。

班宇以其冷峻又诗意的语言，如“人如繁星，偶尔闪烁，最后陷入长久的沉默”，为那些“活着但又好像没活过”的人树立了文字的纪念碑。他的写作，正是对抗遗忘的一种努力。这在当下快速前进的时代中尤为重要，它呼唤我们回望那些落在身后的身影，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关于坚韧、尊严与互助的养分。

合上书页，囡囡的问题犹在耳边：“白象最后去哪里了？”我告诉她，或许它已化入无数人的记忆与命运之中，成为我们共同历史意识的一部分。班宇的《白象》正是这样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，它不提供简易的答案，而是以其深刻的洞察与真挚的情感，邀请我们一同在记忆的河流中打捞有价值的碎片，学习如何背负过去，更清醒、更坚定地走向未来。

百年寻“稀”路，微光映苍穹

——读《从此世间有稀土》

聂难/文

十七种稀土元素，曾在矿石深处沉默百年，直到羊顿的《从此世间有稀土》一书，将它们与几代追索者的故事一同打捞上岸。这部作品跳出了“元素科普+科学家传记”的惯有框架，以稀土元素的发现历程为线索，编织出一幅跨越一个半世纪的科学探索与时代变迁交织的壮阔画卷。它没有将稀土写成冰冷的化学符号，也没有把探索者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偶像，而是让二者在历史的洪流中彼此映照，展现出科学探索最真实的面貌。

稀土元素的首次“露面”，定格在19世纪初的实验室。烧杯轻碰的脆响间，研究者们面对矿石粉末反复调试装置，当时的他们尚未看清这些元素的“真容”，只能捕捉到某种未知的“特殊存在”。羊顿以充满烟火气的笔触，还原了这段充满笨拙与执拗的探索历程：有人为分离稀土元素日复一日守在烟熏火燎的实验室；有人因设备简陋，屡次与关键反应失之交臂；有人提出的猜想饱受质疑，却仍紧握实验数据不肯退让。细腻的描述让读者仿佛亲历那些瞬间——既为探索者的微小突破而欣喜，也为他们的实验失败而叹息，更从中读懂人类探寻真理的脚步虽踉跄却始终坚定。

羊顿笔下的探索者群像，鲜活地跳出了“科学家”标签的束缚。他们中，有一生清贫却将全部积蓄投入实验的“偏执者”，即便晚年卧病，仍叮嘱学生延续稀土分离研究；有在战争阴霾下的守护者，冒着炮火将稀土样本与数据藏入地窖，唯恐战火中断这份来之不易的探索；也有秉持共享精神的先驱者，主动公开研究笔记，只为让后来者少走弯路。作者并未刻意美化这些身影，也不回避他们的脆弱与纠结——有人因长期无果而陷入迷茫，有人因学术争议而激烈争执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科学探索中的执着与热爱越发滚烫，也让读者深切体会到：每一次科学突破的背后，都是一个鲜活个体的全心付出。

稀土元素的百年发现史，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痕迹。19至20世纪的物理与化学革命，如同为探索者

装上了“放大镜”，使他们得以更清晰地洞悉稀土元素的结构；实验设备的不断迭代，则让原本艰难的分选过程逐渐顺畅。然而，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探索之路：实验室被毁，研究者流离失所，珍贵的数据在炮火中化为灰烬。羊顿巧妙地将对时代背景融入探索叙事，让读者清晰地感知：科学从来不是真空中的事业，它随时代脉搏起伏，需要和平的土壤才能茁壮成长。物理与化学的突破推动稀土探索，稀土的发现又反哺技术进步，这种相互成就正是人类文明前行的核心密码。

羊顿叙事的高明之处，还在于将稀土元素从实验室引向现代人的生活场景。他摒弃晦涩的化学方程式，以通俗的语言勾勒出稀土的实用价值：智能手机屏幕、新能源汽车电池、航空航天核心部件——这些日常可见乃至令人仰望的科技产物，都离不开稀土元素的身影。读者由此恍然大悟：人类耗费百年追寻稀土，不仅出于对未知的好奇，更是为未来的科技铺路。从矿石中的“稀客”到推动进步的“工业维生素”，稀土元素的身份之变，恰恰印证了那些跨越百年的探索绝非徒劳，每一次看似微小的发现，都在悄然改写人类的生活轨迹。

在追求“快速出成果”的当下，这本书所记载的探索故事尤显珍贵。那些为稀土研究付出一生的探索者，从未寻求“速成”捷径，唯有“慢慢来”的耐心与坚守。他们以行动证明：科学探索不是短跑，而是一场跨越世代的接力。从稀土元素首次被发现，到十七种元素全部被识别，历时一个半世纪，依靠的正是代代研究者的薪火相传。这种“板凳甘坐十年冷”的坚守，在浮躁的今天愈加可贵，它提醒我们：真正的文明进步，永远需要沉下心来、敬畏未知、坚守热爱。

《从此世间有稀土》讲述的，不只是一七种元素的发现史，更是一部关于坚守、传承与奉献的科学精神史。羊顿用文字在稀土与人类之间架起桥梁，让更多人读懂科学从不冰冷——它藏在一个个鲜活的探索故事里，藏在人类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中。那些曾经沉默的稀土元素，将承载着这段探索的传奇，继续陪伴人类在科技的浪潮中前行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。

在人生之中

——读《只是眷恋这人间烟火》有感

郑凌红/文

翻开《只是眷恋这人间烟火》时，内心是复杂的。面对人生进行自我解读与深思，需要勇气。我们往往不易接受“说教”，但更多时候，是缺少面对自我、解剖自我的那份坦诚。

哲学，在某种意义上为文学照亮了方向，尽管这条路上，愿意静心行走并汲取养分的人并不多。我曾断续读过周国平的一些作品，并未体系化地深入。直到某个夜晚临睡前，打开这本书，内心交织着认同与惭愧——既感慨于与他许多心境的相似，也愧疚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时常流于表面，缺少一种“居安思危”的清醒。

开篇，他就以简洁的文字为自己画像：“头脑和心都不复杂，所以长得年轻。嘴笨手软，凡是需要求人或整人的事一律不会，所以最后选择了写作。不自信，所以怕见名人也怕被人当名人见。生性随和，所以有很多朋友。生性疏懒，所以只有很少亲密朋友。坐在书桌前或摇篮旁的时候最踏实。”

我竟中照见了自已——相似度恐怕有七八成。文字之间的共鸣，终究是人格与心性的映照。作家的笔迹，总折射出其阅历、价值观与生命情调。从“诗意地栖居”到“记住回家的路”，从“倾听生命的声音”到

“没有目的旅行”，这些篇章独立而又呼应，传递出清晰的信号：人在自然与岁月面前的渺小，以及“诗意栖居”的可能与必要。他所阐释的诗意：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，以审美而非仅仅技术的方式对待世界；二是在人对幸福的追求中，以精神生活而非纯粹物质积累为目标。

周国平对生命的态度鲜明而恳切：一是珍爱，二是享受。在珍爱生命层面，他警醒我们：“由于环境的逼迫、利益的驱使或自身的懒惰，人们往往过早地定型了，把偶然形成的一条窄缝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之路，只让潜能中极小一部分从那里释放，绝大部分遭到了弃置。人们是怎样轻慢地亏待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啊……”而在“享受生命”的维度上，他则以幽默而锐利的笔触写道：“思考死也许是徒劳的，最后还是没有想到，但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徒劳。”他进一步指出，这种思考具有双重意义：一是让人更积极、更负责地活；二是使人获得一份超脱的智慧——既能进取，也能跳出来看人生。

他十七岁进入北大哲学系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山沟十年，后考入社科院，一生未离哲学。哲学于他，所求的不仅是知识，更是觉悟。何为觉悟？是对人生的通透与了悟。

这让我想起曾在某次书展上瞥见的一段

话：如果把地球的45亿年历史压缩为一年，人类存在的时间仅约半小时。生命如此短暂，我们该如何自处？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中说：“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，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。”他认为，“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”。人可以不信仰宗教，但应当有哲学。

那么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生命的价值何在？哲学，或许正是叩问这些问题的钥匙。更高层次的文学，往往蕴藏着哲学的质地。我们阅读，固然需要故事与趣味，但若掩卷深思，让文字流入血脉、赋予思想与力量，那才可谓真正的“品读”。

无论是冯友兰还是周国平，都让我觉得：生命的本质，仿佛是一场哲学在时间中的铺展。在光阴里，一本好书之所以长久留存，是因为其具有超越时空的哲学意味。

人生充满确定与不确定。在这二者之间，所有的经历，终究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不是生命向我们提问，而是我们时时刻刻在被生命诘问。

很喜欢那句：“没有思考的人生，不值得一过。”人生苦短，每个人都该用自己的“存在”，去回应这个根本的命题。答案不在远方，就在我们每日的选择、行动与态度之中。

于平凡处见微光

——读《即使以最微弱的光》

诸宇琛/文

当代生活的喧嚣常常淹没了细微的声响。在步履匆匆的间隙，许多人渴望寻得一处心灵栖所，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温暖与坚韧。韩国作家崔恩荣的短篇小说集《即使以最微弱的光》，恰如一道温润的溪流，悄然淌过读者的心田。这部作品不提供虚幻的童话，而是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生存境况，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，捕捉那些支撑生命继续前行的熹微光亮。

崔恩荣以七个短篇故事，从不同角度映照出人际关系的真实面貌，其中对女性世界的刻画尤为细腻动人。在同名开篇故事里，重返校园的熙媛与那位要求严格、却会在学生窘困时默默递上自己夹克的女讲师之间，建立起一种深刻的联结。这份情谊包含着学期末那句令人受伤的谨慎忠告，需要历经岁月沉淀，方能真正理解其深意。作者勾勒出女性之间不越界却暖心、不张扬却坚定的支撑。这种力量在《一年》中，化为长途通勤车上共享的橘子那酸涩又清新的气味，化为八年后医院重逢时一句“很疼吗”所重新点燃的光亮。这些关系或许未能成就永恒友谊，却在关键时分提供了足以抵御孤独的温暖。

崔恩荣的深刻之处在于，她并未将这种互助简单化。她同样洞察到亲密关系中的复杂性及无意识的伤害。《回信》中，妹妹为保护姐姐采取极端手段，却反被姐姐的伪证“背叛”，这种爱恨的交织令人心痛，却也因其真实而更具反思价值。《分内之事》则通过编辑部内部关于如何审视社会事件的理念冲突，探讨了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关怀之间，何为知识分子的“分内之事”。作者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，引导读者思考：在复杂的现实中，坚持关注具体的人，本身即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抵抗。

由个体关系延伸开去，这部小说还蕴含着对“记忆”与“传承”的沉思。《播种》一篇堪称点睛之笔。母亲敏珠通过女儿苏莉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，惊觉自己为逃避丧父之痛，竟在无形中荒废了女儿对舅舅的思念之地。故事结尾，母女二人清理荒芜的宅旁地，重新播下萝卜种子。这个动作寓意深远：面对失去，最好的纪念不是遗忘，而是共同面对，让希望在废墟中再次生长。崔恩荣借人物之口道出：“记忆本就是证明所爱之人灵魂和自己灵魂存在的行为。”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，更是对生者如何有尊严地承接过去的启示。在《写给妈妈》中，希珍理解了妈妈坚硬外表下的创伤，甚至发现自己身上早已烙下妈妈的影子，这种跨越代际的理解，完成了一种精神的传递。

崔恩荣的文字具有一种冷静克制之中的巨大张力。她不作煽情的呐喊，而是以近乎白描的笔法，精准刻画人物的心理波动和日常细节。这种“呈现”而非“评判”的文学姿态，使得那些微妙的情感——一个眼神的躲闪、一次沉默的陪伴，都能产生直击人心的力量，让读者在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从而获得释然与共鸣。

《即使以最微弱的光》为这个崇尚强光与速成的时代，提供了一种深具启发性的“微光哲学”。它告诉我们，生命的韧性并非总体现在轰轰烈烈的壮举中，也蕴藏于每一次对平凡的坚守、对他人不易的体察、对误解的缓慢消融，以及从废墟中重新燃起的勇气之中。那些看似微弱的光汇聚起来，足以照亮个体前行的道路，也为我们这个时代如何构建更温暖、更包容的情感共同体，提供了宝贵的镜鉴。

